

道家史論

莊萬壽自著

莊萬壽 • 著

莊萬壽

文集

1





道家史論

莊萬壽 著

莊萬壽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道家史論／莊萬壽著．--初版．--臺北市：

萬卷樓，民 89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39-276-8(平裝)

1. 道家-論文, 講詞等

121.307

89004747

道家史論

著 者：莊萬壽

發行人：許鈺輝

責任編輯：李冀燕

出版者：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7 號 14 樓之 1

電話(02)23216565・23952992

FAX(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站網址：<http://www.wanjuan.com.tw/>

E-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經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

電話(02)27999490

FAX(02)27995284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260 元

出版日期：民國 89 年 4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739-276-8

自序

1945 年秋天，我成了戰後第一批入學讀中國書的台灣小學生。在成長與學習的歲月中，正是國民黨政府不遺餘力的在校園中推展黨化的傳統儒家之理倫教條；在大學中文系的課程，以孔孟四書為正統；研究生的論文，亦以儒家經學為尊貴。儒家像千百年來一樣依然是足以安富尊榮的顯學。

然而我選擇了自然謙卑的道家，做為我學位論文的題目。三十年來，我興趣廣泛，術業多門，雖然又跨到了文學、史學、與台灣學的研究，但是道家依然是我學術生涯的主軸之一。特別是道家崇尚自由、反抗壓迫、批判權力與禮教、主張生態與保育，具有反映現代的意義。在苦悶的威權時代裡、閉鎖的漢學園圃中，道家無異是僅有的一朵奇葩，綻放著清香與喜悅。

我打拚的栽種，潛心於思想與歷史的整合，除了列子、嵇康幾本專書外，尚有近二十篇較有原創性的道家思想史論述，現在集結成兩書，一是《莊子史論》，一是這本《道家史論》，本書所呈現突破性的或異類性的見解，包括以下數端。

〈道家起源新探〉是從諸子起於異國異文化論的推衍，我較早的從新舉證探究道家不是江漢的楚學，而是淮北的東夷文化。而〈道家流變史論〉，是全面梳整道家流變之大略，可分為六期。這篇文章本是作為大英百科全書的「道家」之用的。

〈太一與水之思想探究〉，是第一篇對楚簡「太一生水」的思

想史詮釋。〈太一生水〉在思想史缺乏承先啓後的脈絡，該簡被斷爲戰國中葉作品，失之太早。

〈學庸與黃老之關係〉一文，定爲學庸皆受黃老影響，尤其與淮南子文句雷同尤多，疑二文之編集，與漢初淮南子同時。

〈阮籍與嵇康〉，乃首次以心理分析與未用過的文獻來重新解剖阮籍的性格言行，其獨見受學術界的引用。

最後三篇〈列子〉，我是台灣最早用地氈式的方式研究〈列子〉。〈列子新證〉，是1984年在京都大學的公開演說，以爲〈列子〉依舊是戰國或秦漢間作品，不是偽書。而〈列子校正〉約百條，是校書家從未舉出的。而注〈列子的張湛〉，史書無傳，我是復原其傳記，又從其注列子體例中澄清他並不是爲偽造〈列子〉的人物。

〈道家史論〉是我在萬卷樓出版一系列「莊萬壽文集」的第一本，以下還有莊子、史通、農家、日韓學術文化等等的論文集。最後感謝梁錦興總經理和我的學生李冀燕小姐的支持與幫助。

莊萬壽 2000年4月12日凌晨

目 錄

道家起源新探 /1

道家流變史論 /33

太一與水之思想探究

《太一生水》楚簡之初探 /81

大學、中庸與儒家、黃老關係之初探 /99

列子新證

列子與黃老學派思想的關係 /141

列子校正 /169

列子注者：張湛及其列子注之研究 /195

阮籍與嵇康

從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透視阮籍 /229

道家起源新探

向來學者都認為道家是楚學，經本論文全面探討後，的確老莊思想有若干與長江流域文化有關。然而就全體道家思想而言，卻與楚文化迥然不同，特別是無神思想與楚巫鬼信仰的對立，而相反的與周史官有密切的關連，包括史官的人文思想、歷史經驗、辯證法思想。此外道家所批判的聖智、仁義、法令，皆為北方才有的社會問題，而道家的太一與寬柔思想，亦為北方淮水一帶所專有。

本文窮究本源，道家起於殷遺民為首的東夷族知識階層，他們於亡國之後，在周王室或諸侯國充當史官，累積了理性的知識，批判華夏族的文化，而成為道家的先驅。如老子就是晚期史官集團的代表，與莊子等道家學者多住淮北殷商淮夷舊地，戰國合併於楚國，因此成為楚人，所以足證明《漢書·藝文志》所稱：「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是正確的。

前言

諸子是春秋、戰國時，對西周以來封建結構逐漸瓦解與重組的過程中，所反映的各個不同階層性及地域性的學說。

道家是在野的學派，反對一切發展中的政治結構及其所依存的制度、禮數。其人物縱使不是隱者，亦多撲朔迷離，若隱若

現。而在傳世聞知的人物中，正好大多數為楚人。《史記·老子傳》稱老子為楚人①，《漢書·藝文志·道家》稱鬻子（班固自注：「名熊，周封為楚祖。」）、蜎子（注：「名淵，楚人。」）、長盧子（注：「楚人。」）、老萊子（注：「楚人。」）、鵝冠子（注：「楚人。」）皆楚人②。至於《史記》稱莊子為蒙人。蒙，原屬宋國，地近於楚，莊子死後宋亡，或許蒙屬於楚③。這與老子生時苦縣尚屬於陳，而後再歸於楚一樣④，則莊周也姑且算是與楚有關的人物了。

由此可知道家之於楚，與儒家之於魯，法家之於三晉、陰陽之於齊、神仙之於燕，都可以從統計上歸納出諸子百家是具有強烈的異國性色彩的。

劉師培在清末作《南北學派不同論》稱：

「東周以降，學術日昌，然南北學者立術各殊，以江河為界劃，而學術所被，復以山國澤國為區分。……蓋山國之民，修身力行則近於儒，堅忍不拔則近於墨，此北方之學所由發源於山國之地也。楚國之壤，北有江漢，南有瀟湘，地為澤國，故老子之學起於其間，從其說者，大抵遺棄塵世，渺視宇宙，以自然為主，以謙遜為宗，如接輿沮溺之避世，許行之並耕，宋玉、屈平之厭世，溯其起源，悉為老聃之支派，此南方之學所由發源於澤國之地也。由是言之，學術因地而殊，益可見矣。」⑤

文化是某一人民在某一土地上生活的產物，怎樣的人民與地域環境，就有怎樣的文化。《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時序篇〉也說：「文變

染乎世情，興廢繁乎時序。」

當商周之時，長江中下游為苗蠻部族集團住地，而楚人為苗蠻的一支，原居湖北荊山，即漢水支流沮漳水流域一帶⑥。春秋到戰國中葉都城皆在湖北江漢交流附近，先在丹陽，再遷郢，再偏北到郢，又回到郢。而其勢力不斷向東擴張，兼併其他苗蠻部落，以及江北之華夏集團及東夷集團的一些小國⑦，到公元前306年滅越，幅員瀕臨東海，佔據了江淮流域的大片土地，幾乎佔當時中國之半。所統治的民族眾多，在長江流域不少是比較接近原始社會的部落，裸體斷髮，紋身紋臂。《戰國策·趙策》：「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列子·湯問》：「南國之人，祝髮而裸。」他們分布在原野、沼澤、江湖、森林之間，過著農耕、或漁獵、或採集的生活。崇拜自然神祇，信仰鬼靈巫術。

一、道家與楚文化的關係

現在從長江流域的區域文化色彩，來印證道家著述中的思想，其關係似乎不很密切，茲分述如下：

（一）老子的母系社會性格與生殖崇拜

老子時以谿、谷、門等低下深邃的孔道，來暗喻生命、生育、自然的象徵。第六章稱：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玄牝，即是女性生殖器^⑧，以喻天地萬物的源頭，永恆蘊藏生機。古代長江、黃河南北新石器時代皆有母系氏社社會的階段，但南方發展較慢的苗蠻東夷民族所殘存的母系社會，重視女權，崇拜牝器生殖的殘遺觀念，或被老子吸收進去，並與柔弱思想相結合而成爲老子的自然觀。而這種母系社會遺風，居然仍存於今日的四川貴州^⑨。

(二)莊子的浪漫主義思潮

《莊子》書「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天下篇〉）陳述神話、寓言、哲理，可謂盡其詭譎幻妙、瓌璋弘大之能事，具體的說是想像豐富、推理細緻、情思澎湃、辭采奇特。這種風格唯南方《楚辭》近似之。在材料上，多取楚事，如冥靈、大椿（〈逍遙遊〉）、郢人堊漫（〈徐無鬼〉）。在章法上，如《莊子·天運篇》與《楚辭·天問》頗有相近之處^⑩。

(三)此外，在老莊的用詞中有些是屬南方性的或南方楚方言。

如「鴃狗」是南方祭俗（《老子》五章，《莊子·天運》），「吉事尚左」^⑪（《老子》三十一章）、「怒」（〈逍遙遊〉）、「螻蛄」^⑫（〈逍遙遊〉）等等用語可能與楚有關。不過《莊子》書曾是漢初住江淮間的淮南王門客蒐集過的，自然混有楚國的一些資料^⑬。

然而，道家思想有與楚文化根本不同之處，重要的是道家無神思想，與楚國的巫鬼信仰有其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道家自然思想與楚國巫鬼信仰之矛盾

道家大致稱得上是無鬼神的自然主義者。《老子》首先揭櫫自然之道，揚棄了自古以來有賞罰能力的「昊天」「上帝」「天道」。如：

《詩·雲漢》：「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國語·周語》下：「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⑭

老子以為道是沒有天地之先已經就存在的實體，永恆不息的循環活動，並創造萬物，成為「天下之母」，而「道」最高的依據，就是「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莊子也一樣認為「道」是「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大宗師篇〉）的，在萬物之中，不分人所謂的貴賤，而「無所不在」（〈知北遊篇〉）的存在，毫無含有宗教上神的性格。

然而長江流域的荊楚，卻是最迷信的地方。

《呂氏春秋·異寶》：「荊人畏鬼，而越人信機。」

《漢書·地理志》：「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信巫鬼而重淫祀。」^⑮

王逸《楚辭·九歌序》：「〈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

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①⑥}

甚至於老聃故鄉，稍偏北的陳國亦然。

《漢書·地理志》：「陳國……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①⑦}

一直到後漢江南仍然信鬼。

《後漢書·第五倫傳》：「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①⑧}

在這一大片原始宗教氣氛瀰漫的大地上，春秋時代，或戰國初年，知識封閉的楚國貴族，是缺乏冒出無神論的客觀條件，老子的無神思想絕非出於楚國，在戰國末，屈原作〈天問〉，是他個人被壓抑的困頓中對天的問難，確實對自然神祇產生懷疑。不過這可能是他已受到老莊及齊稷下土理性學風的影響。^{①⑨}由此知道家老莊其書與楚文化關係，並不如一般想像的那麼密切。倒是有若干項重要思想，卻是來自北方黃河流域的，而都與周史官攸關，茲分別探討如下：

三、道家繼承北方史官的無神主義

道家無神思想是從包含老子在內的北方史官重人輕神的人文

精神而來。

周史官之名很多，大概掌理文獻、檔案、策書、主持卜筮，或記錄國事、君王言行等職務。在天子王室、諸侯公室中幾乎是最有權威性的臣僚，所以地位很高，甚至成為王者之師，如武、成王時的史佚^{②①}，成王曾向他問政，並曾有《史佚之志》^{②②}，後又有良史周任^{②③}與史伯，史伯在幽王時曾告鄭桓公遷居東土^{②④}。他們的言論，成了統治階層中為政做人的嘉言。有些是極富有歷史經驗的理性思想。如秦穆公擄獲晉惠公，公子縶主張殺，子桑反對，他說：「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指不要製造禍患，不要依賴動亂求利，不要增仇怒。否則人家受不了要反撲，欺侮人是不吉利的。這不是與老子稱「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三十章）「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七十九章）同義嗎？又晉大夫羊舌肸聘於周引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來稱讚周王卿王單靖公，其中的儉、讓、咨（寡、失），皆同於後來老子的思想^{②⑤}。

西周幽、厲之際，社會動蕩，人們開始疑天怨人^{②⑥}。史官更是重視客觀的歷史規律，如幽王時，鎬京地震，太史伯陽父透過陰陽失和的自然律，而不用天罰的觀點，來預言「國亡不過十年。」^{②⑦}進入春秋，史官雖職司所在，或不敢違逆君主的迷信，而主張無神，但言語中卻曲折的以人來否定神。魯莊公三十年，傳有神明下降於虢，周內史過應惠王之間，說：

「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

後來內史過親自到虢國又回來說：「虢必亡，虐而聽於神。」而虢國史官囂也看出敗象，說：

「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②7}

神是依人的意志而行的命題，是春秋史官的偉大貢獻。魯僖公十六年，在宋國五個隕石落下，六隻鷦鳥被風吹倒飛。周內史叔興正好訪問宋國，宋襄公問他「吉凶焉在？」他只好胡謔「……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事後他告人說：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②8}

四、道家繼承北方史官的歷史經驗

史官有豐富的學養，理性的認知，能歸納歷史規律，正確的來推測未來的發展，像西周末周太史伯向鄭桓公說：「凡周存亡，不三稔（年）矣。」又預言：「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②9}又魯桓公二年，不知名的周內史聞魯大夫臧哀伯以理勸諫桓公不該收宋所賄賂的郕大鼎，說：「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不忘諫之以德。」又上述內史過料定虢國必亡，後來又看到晉惠公愆怠無禮的接天子所賜瑞玉，因預言惠公將無後嗣，不能長世^{③0}。又周內史興（即叔興）至晉，文公以禮待之，他預言「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③1}周內史叔服見宋、齊、晉內部亂象已生，正好有慧星入於北斗，

他預言：「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將死亂」^⑳這些預言最後都是正確的。至於立於周太祖后稷之廟的金人之銘^㉑，所稱的「無多言」「無多事」「福根」「禍門」「彊梁者不得其死」「知天下之不可上，故下之」「執雌持下」「江海長于百川，以其卑也」的謹慎處世之道，與《老子》言辭、思想最為接近，恐亦周史官所作。《漢書·藝文志》：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班固以漢儒立場曲解諸子，前半所謂「所長」部分，則是道家所繼承的史家歷史經驗主義，後半則是獨立的道家思想。老子，字聃，周守藏室之史。司馬貞稱為周藏書室之史^㉒。主要掌管圖書檔案的史官，有淵博的知識和高度的智慧，他的一生正涵蓋這兩半，前者他繼承了以周王官吏官為首的歷史經驗，後者他又為戰國道家開拓批判性的自然主義。

在《老子》書俯拾可得這樣歷史經驗的文句：「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七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九章）「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四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二十九章）「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三十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五十八章）「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六十四

章)

五、道家繼承北方辯證法思想

早期史官原有做占卜前兆的工作，後來部分史官擺脫了迷信從研究歷史規律中，培養出銳利的分析與推理能力，他們能看出在社會發展中產生內部矛盾的對立現象，知道對立再歸於統一；而新生的事物，一定要由不同成分的對立後，才可經融合而產生。在中國哲學史上最早提出這種辯證法思想的人，為西周末王朝史官伯，他為鄭桓公來分析周幽王將敗亡之象，幽王拋棄開明有見識的智者，而喜歡逢迎阿附跟他同一論調的小人，是為「去和而取同」又說：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③⑤}

「調和」是創造事物的基礎。「同一」是不能創造事物的，以許多不同的單一相結合，才叫調和，所以能生生不息，衍生萬物，如以相同的單一來相加，最後一定會敗棄。因此為政要選擇持不同意見的諫臣。在這理論下，整個春秋時代，理性的士人，大多受到他的影響。

晉國大夫伯宗是一個有見識、膽識的人文思想者，他曾說：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③⑥}

高或下不是絕對的，而由心裁決。而美中有惡，瑜中有瑕，國君爲一國之長，必能忍一國之垢，《老子》不是說：「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七十八章）此外，齊景公喜歡寵臣梁丘據，說：「唯據與我知夫。」晏嬰則認爲這是「同」不是「和」，晏子向齊侯說：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天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③⑦}

晏子是秉承了史伯的說法，「和」如調羹，就要加不同的佐料，才好吃，君臣就是要有相對的意見，才能調和。所以事物的矛盾如清濁、大小，雖對立而可以統一。

魯昭公三十二年時，他被大夫季氏放逐，死於乾侯，晉國上卿趙簡子問史墨：「季氏趕走國君，而人民順從，諸侯親附，爲何沒有人去聲討季氏呢？」史墨說：